



實驗主義——帝國主義
反動哲學

密里維爾著
邱椿譯



74

新時代小叢書

B087

8

★ 新 時 代 小 叢 書 ★

Ю. К. Мельвиль:
Прагматизм—философия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акции

實驗主義—帝國主義反動哲學

邱 椿 譯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一九五二年一月初版

新時代小叢書

實驗主義——帝國主義反動哲學（全一冊）

◎定價人民幣四千元

譯者

邱

椿

原書名 *Импримизм — философия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акции*

原作者 *Ю. К. Мельбиль*

原出版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原出版年月 一九五〇年

出版者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印書館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各地分店

三聯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總目編號(15538) 印數1—4,000

實驗主義——帝國主義反動哲學

當代美國哲學之中有許多派別是替壟斷資本服務的，是「從理論上」替美國帝國主義統治世界野心做辯護的，是幫助戰爭販子去煽動新的世界大戰的；到現在為止，這些派別之中最流行的乃是實驗主義。這是詹姆士、席勒以及現在還活着的杜威所創立的學派，它對於美國精神生活發生重大的影響已有半個世紀長久了，它幾乎被人認為官式的代表「美國生活方式」的哲學了。

實驗主義者的初期著作發表時，列寧在那本天才的「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中已經暴露了這個「最新」學派的馬赫式的唯心論的本質，而且指斥實驗主義者，稱他們為前進的科學的最惡毒的敵人，自覺地宣傳反動、愚民思想和信仰主義的了。

就其階級的本質和政治的本質說，實驗主義乃是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哲學中最反動的學派之一。實驗主義的特性就是：懼怕人民，仇恨無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公

開敵視蘇聯。

意大利法西斯頭子莫索里尼，於尼采和馬嘉維利之外，承認詹姆士也是法西斯思想的先驅者，而且宣布實驗主義是「法西斯基石之一」，——這決不是偶然的。

希特勒德國那些「哲學家」這般歡迎實驗主義，也不是偶然的，他們確有根據看出實驗主義和納粹思想之間有許多共同點。

實驗主義乃是力的哲學，乃是帝國主義肆無忌憚的進攻和擴張的哲學，乃是欺騙和背叛的哲學；總之，這是帝國主義強盜的哲學，他們爲了保全資本的統治，爲了爭取英美二國對於全世界的統治，是甚麼手段都做得出來的。

實驗主義是這樣一種哲學，它從理論上替任何背信的殘暴的壓迫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手段做辯護，凡欺騙和精神上奴役人民羣衆的方法，它都能供給辯護理由。

高爾基是很瞭解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實驗主義」思想方式的，他在那本有名的小冊子「共和國大王之一」中，借美國大富翁嘴裏說出如下的話：「我需要國內有良好的秩

序。政府用低廉的工資雇用了許多哲學家，他們每個星期日做了八個鐘頭以上的工作，教人民尊重法律。哲學家如果效力不够，就派兵士出來。這裏，重要的不是手段，而是效果。……」

「重要的不是手段而是效果」，——這就是實驗主義的基本原則，倘若這種絕對無原則的耶穌會式的哲學有個原則的話。這種哲學圖謀拿「科學」面具掩蓋其唯心論和反動性，拿虛偽的民主主義辭句遮飾其深刻的反人民的性質。

在英國，實驗主義主要是以席勒爲代表的。席勒本質上是英美二國共有的哲學家，他在美國居住多年，在美國教書，在美國出版他的「著作」，一九三七年死於美國。

席勒的「人本主義」，就其思想理論內容說，並沒有甚麼與詹姆士的「實驗主義」或杜威的「工具主義」不同，從這個觀點說來是無需要加以專門論述的。但他的著作仍值得特別提起來說。因爲，與杜威不同，席勒一開始便公然反對民主、科學、理性，便完全坦白地辯護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動，辯護信仰主義和唯心論。由此可見，席勒的著

作特別明顯指示實驗主義的階級性和真實本質。席勒的「人本主義」完全接近於法西斯思想，席勒本人晚年時也以戰鬥性的侵略者身份說話，并公然讚揚法西斯主義。

實驗主義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中那些最反動的分子的哲學，這些分子就是近幾十年來進一步進一步決定英美兩國內外政策的人物。所以，難怪席勒和杜威的社會理論和政治理想如此明顯反映英美帝國主義的真實傾向，反映紐約和倫敦壟斷資本家們的要求，反映資本主義世界操縱者的夢想和祕密計劃。

席勒在他於第一次世界戰爭後和第二次世界戰爭前發表的著作中，着重描寫大英帝國正在經歷的嚴重危機。他宣言：英國的世界領導權如此輕易地喪失了，我們首先必須承認美國已經佔據首席地位這件事實。但不可同美國競爭，應當同美國聯合，共同支配全世界。那時，「得到了美國善意幫助，我們的帝國才能維持存在。」不錯，在此情形下，英國祇能奏第二把提琴，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英國祇好安於這個地位，祇好仰「大夥計」的鼻息，多得一點利益。以上便是席勒建議的出路的主要內容。

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英國的經濟和財政更加陷於依賴美國資本的地位的時候，當資本主義制度在許多新的國家崩潰了的時候，當共產主義在全世界長足進展的時候，變英國爲美國的「小夥計」的路線已經成爲保守黨的官式綱領以及工黨的外交政策的真實內容了。

要建立英美的世界統治，必須經過殘酷的鬥爭，——這一點，席勒認爲無需隱瞞。代表最富於侵略性的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席勒，完全否定各民族間的合作，他在國際政治上祇承認一種方法，即莫洛托夫稱爲「不擇手段的暴力和統治的方法」。

弱者必須服從強者，強者必須統治弱者，——這就是席勒承認的唯一的政治原則。美國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家班咸，在他的「爲全地球而鬥爭」書中，非常明白地說出這種政治的本質。班咸主張建立世界範圍的大美帝國，「具有統治世界的政權，這帝國至少部分地係用暴力方法（可能時用戰爭，但無論如何須用戰爭威脅）創立起來的，其中一部分人民將比另一部分人民享有更大的權力。」（轉引自一九四八年「外文出版社」

出版的塞爾德斯著的「一千個美國人」書中第二七八—二七九頁）

這並不是少數個人偶然發表的意見。這是美國政策的根本路線。美國國務卿艾契遜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六日的演說中以如下的公式表示這個路線：「我們用以達到目的的手段，不能以和平志願爲限，而應以武力爲後盾。」（見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真理報」）

公然武力的政治，其根源是從壟斷資本本質生出來的；列寧說過，壟斷資本總要帶來暴力和反動。當美國帝國主義還在蒙着和平主義和孤立主義的外皮的時候，這種政治已經潛伏着了。所以，席勒並非憑空想出這個暴力原則，他不過是從英美帝國主義的政治實踐將這個原則移至他的哲學中來罷了。今天，杜威也是這樣。他在不久之前出版的「人類問題」一書中宣言：「我們自己也部分地有此信念，即也認爲粗暴的肉體力畢竟是最有希望的手段。」他這般說，也不過是承認了現存的事實狀態而已。

這種搶奪和暴力的思想，政治流氓和軍事強盜的思想，久已成爲美國帝國主義的官

式學說了。人們用盡一切宣傳方法，從教堂講道到好萊塢電影，從百老匯咖啡館表演到大學授課，來傳播這個思想，把這個思想說做是人性之不可壓抑的表現，而這種人性含得最濃厚的還是盎格魯撒克遜種人。

芝加哥大學教授摩根，在他的名為「暴力政治」的書中，斷言：「統治精神」乃是「決定政治活動的因素」。他公然宣布：「無法抑止統治的慾望」，以此說出了美國帝國主義政治的真實的本質。

諸如此類的「理論」不僅顯示美國統治派系侵略政策的基本特性，而且引導美國人民羣衆走入迷途，灌輸給他們以關於美國統治世界的瘋狂思想，教育青年人去鄙視和仇恨其他的民族。

英美極端派的政客和思想家所想像的那種世界統治，早已被人描繪為「世界國家」或「世界政府」的形式了，這個國家或政府是要完全統治全世界人民的。

實驗主義者自然承受了這種瘋狂的反動的思想。席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要

求「全世界的政治統一」了。他說：「世界政府現在就理論上說已有可能實現了，這個政府之設立也成爲合法的理想了。」（見席勒著「嘉桑德拉或大英帝國的前途」第七八頁，一九二八年倫敦出版）

照席勒說來，走向「世界政府」的第二步，應當是把歐洲諸國統一起來，組織爲一個「歐洲合衆國」，以此造成相當寬闊的「商業活動場」。

但席勒很惋惜，歐洲那些愛自由的人民，沒有那般容易被驅入「歐洲合衆國」陷阱，沒有那般容易相信需要爲英美銀行家利潤而犧牲自己的民族主權！

歐洲人民的幾千年歷史，他們的古老文化，他們的歷史傳統，他們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利益，在席勒看來，是不值一文錢的。這一切，他都認爲不過是「民族的成見」，祇有妨害商業發展，祇有縮小歐洲可欣羨的「商業活動場」罷了。重要的，祇是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工商業，祇是他們的利潤，至於民族感情和民族主權，那是不值得顧惜的。

席勒說的正是殖民者的話。在殖民者看來，除了盎格魯撒克遜種人以外，一切其餘

的人民都混合成爲一團無差別的灰色的羣衆，這些羣衆僅在能够替他的發財目的服務的限度內，才能引起他的關心和注意。席勒努力用他的世界主義思想來證明：「美國的使命」乃在於奴役全世界人民，乃在於轉變全世界爲清一色的英美市場。席勒這種思想不啻表示實驗主義哲學家是侵略政策的代言人。

今天，世界主義乃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主要的思想武器。華爾街雇用的世界主義販子圖謀將民族主權說做「陳腐事物」，他們教歐洲那些受美國壟斷資本家所奴役的人民拋棄民族尊嚴和愛國主義。

民族主權「陳腐」論，「世界政府」設立計劃（以此爲醫治社會病症的萬應良藥），「歐洲統一」組織大綱（以此奴役歐洲人民使之受美國壟斷資本家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支配），——這一切便是英美帝國主義者統治世界野心的思想根據之若干形式。杜魯門和邱吉爾提出這種思想，杜威和薩特爾、羅素和史密斯宣傳這種思想，拉斯基*和舒馬赫爾則努力灌輸這種思想於羣衆。

現時流行的世界主義思想，並非新近才產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出現的「歐洲合衆國」反動計劃中，列寧就已揭露出這個有害的思想之萌芽了。

英美的實驗主義者久已自命爲戰鬥的世界主義者，成爲各民族人民自主的最兇惡的仇敵。杜威雖然還在用偽善的空言（例如說，爲了「有效地建立國際理性」起見需要放棄民族主權）掩飾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計劃，但席勒就直接揭露這些計劃的真實本質了。

一九三六年，席勒在他的最後的著作「十年後的大英帝國」書中說道：「……在這樣的世界中，每一小國都千方百計圖謀獨立，每一政府都借助於稅率、貨額、禁運等等以窒息商業，如此要恢復英國商業的優越地位，同十九世紀時候那樣，是完全不可能的。」

由此可見，這些計劃究竟是爲了甚麼？要恢復英國商業的優越地位，必須消滅歐洲諸國的民族主權。歐洲的政治統一必須如此進行，務使英國商品能源源不斷流入歐洲諸

* 英國工黨理論家拉斯基在他的著作「當代革命論」中曾說：主權國家觀念，在我們這個時代，是與世界市場不能兩立並存的，所以必須拋棄民族主權原則。

國，難免或消滅這些國家的民族工業，以此讓英國獨霸歐洲市場。英國於十九世紀末就已喪失了的工業壟斷地位，那時也可以恢復了。那時歐洲將變成英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了，英國帝國主義由此又將有可能去統治世界上其他的部分了！

這個計劃如此露骨，至於玩世不恭的地步，又如此淺薄，至於愚蠢的程度，但它顯示了英國帝國主義者真實的意向，顯示了當代世界主義者一切煽動言論（例如民族主權陳腐論）的真實的動機，——蘇聯在國際會議上的代表已不止一次揭露這種言論的侵略本質了。這個計劃又暴露了反動頭子邱吉爾現在和英美帝國主義政府一同高唱的所謂「歐洲統一」有甚麼真實的意義。

可是歷史大大改變了席勒這個瘋狂的計劃。「十年後的大英帝國」比重生的嘉桑德拉的最悲觀的預言還要悲觀些。不僅英國領導權重新恢復的希望煙消雲散了，而且英國本身變成了西歐「馬歇爾化」國家之一，變成了美國香煙、電影、橡皮糖的「商業活動場」。

在東歐，則出現了許多解除帝國主義枷軛的人民民主國家，堅決保衛其民族獨立而抵制英美帝國主義的一切陰謀詭計。

*

*

*

英美帝國主義在外交政策上用的既然是「暴力和統治的方法」，在國內對於無產階級，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對於被壓迫羣衆，也是公開使用暴力的。

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世界各國民主力量支持的蘇聯人民所擊潰了，但現在正在一個國家中經歷着復活的過程，這個國家就是美國，它已成世界上政治反動和思想反動的中心。美國帝國主義既然採取了公然侵略的擴張的路線，自然要使用非常的手段以擊破國內日益增長的對於這種冒險路線的反抗。斯大林同志說過：「無論那個資本主義國家，若非預先安定後方，控制『自己的』工人和『自己的』殖民地，便不能認真進行戰爭。所以資產階級政府政策才漸漸法西斯化的。」（見「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二八二頁）

所以，美國政府才向美國共產黨進攻，才侵犯工人的基本民主權利，才「將國內政治生活法西斯化，並傳播最野蠻的最無人性的『理論』和『思想』。」（見丹丹諾夫一九四七年發表的「國際局勢報告」第十九—二十頁）

美國共產黨主席羅斯特一九五〇年三月致共產黨全國委員會全體會議書說道：「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新出現的特徵之一，就是努力設法復活法西斯主義，來準備新的戰爭和阻止社會主義的發展。我們必須完全認識美國和全世界這個在復活中的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性。這是美國帝國主義戰爭綱領的有決定意義的部分。」（見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四日的「真理報」）

塔虎特哈特萊反勞工法，麥加倫法西斯法，所謂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恐怖，共產黨領袖們的被捕和審訊，進步的社會人物的受迫害，舊有的和新創的法西斯團體如三K黨和美國行動黨的受鼓勵，各國反動的和法西斯的政府在壓迫民主運動和民族運動中的獲得多方面的幫助，瘋狂地製造軍火，惡意地誹謗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向朝鮮和中國

進行侵略，公開的直接的準備新的世界大戰，——以上一切便是美國法西斯化的表現，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制過去本是非常虛偽的。

美國的法西斯化並非表示美國和世界帝國主義有力量，反而是表示它的無力，表示全世界民主力量日益壯大，而反動力量無可奈何，祇好拿出最後的最極端的手段，以圖稍微延緩末日的到來。

反動者既然在政治方面進攻工人的生存權利，進攻殘存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自然也在思想方面進攻了，自然也在「哲學」方面替反民主的和反自由的行為做辯護了。這裏，享有第一個發言權的當然是英美實驗主義者，資本主義的最忠實的看家狗。實驗主義的根本的標語和根本的任務，就是：爲了保全資本主義制度，甚麼手段都能使用。

但這個制度，在當前的世界中，是非常動搖的。正如杜威所認識的，「社會不安定已到達了這樣的程度，若不採取相當的步驟，便有爆發革命的危險了。」

照這位「美國生活方式」的職業保衛者觀點看來，必須採取甚麼步驟呢？他開了一